

【岁月留痕】

## 岁岁蝉声似旧年

□高祥

盛夏时节，知了又开始爬上树头鸣叫。听着满耳蝉噪，不由得想起儿时捉知了猴的旧事。

下午放学，割完草回家，天光还大亮着，拿一柄小锄头，到树下轻轻刮一刮，不一会儿就能刮出一场心动的“邂逅”。

这些瞪着大眼睛的小精灵，有的缩在地下，悄悄用前爪开一个蚁穴般大小的小孔，探头探脑等待天黑。这时，只要用草棒稍稍一拨，小孔挑大，知了猴的小脑袋就会暴露无遗。有的躲在土里，深藏不露，唯恐捅破天窗惹来麻烦。这时候小锄头就派上用场了，只需捏着锄柄贴着地皮接上几搂，刮去几层土，就能找到知了猴的洞穴和真身。

刮土捉“猴”是个技术活。锄头接得浅了，容易漏网，勘察不到洞口；下得深了，又容易伤到知了猴，搞不好还会让它身首异处。而且知了猴种类也不一样。有一种小的俗名“津津”，洞穴堪比小拇指粗细，深而光滑，挖开后一旦让它逃脱，它就径直从洞口掉下去，刨地半天仍难觅踪影。大的俗称“节柳龟”，它的洞倒浅得多。洞口打开时，它凸着两个大眼睛，蜷着两个大前爪，龟缩着身子正往下退，只要捏住它的爪子轻轻一拽，就能把它从洞里揪出来。

有时吃完晚饭，天才傍黑。孩子们差不多倾巢出动，到村头、溪边甚至坟地的树林里，摸知了猴。那时还没有电，更没手电筒，大家就借着微弱的暮光在地上和树上踅摸。

也许是为了避开鸟类等昼行的天敌吧，知了猴喜欢天黑出行，没承想却在半路被人类“截胡”。捉“猴”的人，有的蹲下身，将手指伸进黑乎乎的洞口，保不准就会抠住一个刚挖透洞顶的“猴”头；有的弯着腰，围着树四下逡巡，搜寻地面上所有蠕动的小黑点；有的则绕树三匝，盯着树干仔细打量，上蹿下跳去摸树干上的凸起物——这番海陆空立体侦察，几乎能将傍黑出洞的知了猴们一网打尽。

好在它们一夜能出多茬，有些甚至半夜才掘洞出门，借以躲避前半夜的危险。但是孩子们也颇有耐心，一遍遍地在树林里穿行，披着夜色，挨着一棵棵树上下摸索，和蛇、老鼠、刺猬、癞蛤蟆等掠食者联手，为知了猴的上树通关路设下重重关卡。可怜这些蛰居地下隐忍多年的修行者，破土而出后，还要历经各种艰难险阻，最后侥幸闯关成功，顺利爬上树梢，才能蜕出真身，修成正果。

而在与知了猴的斗智斗勇中，捉“猴”人难免也会遇上一些意外的“惊喜”。盛夏黑漆漆的树林里，林下的溽热和蚊子的叮咬就不用提了，单说黑灯瞎火中摸到一手刺毛虫，手指手背上那种痛痒酸爽，就足够让人甩手顿足、龇牙咧嘴；要是踩上一只软乎乎的癞蛤蟆，则会惊得人一蹦三跳、大呼小叫；再有鼠兔之类的什么动物，“噌”地一下从身边蹿过，在无风的黑夜里撞得草叶翻覆、窸窣作响，更是令人后背发凉、头皮发麻；更何况要在树干上摸到一条蛇，那简直就是中了大奖，引来一场惊心动魄的鬼哭狼嚎……



要是遇上雨天，知了猴们的出行计划则会被雨水打乱。有的洞穴里水漫金山，地下估计呆不成了，只好爬上地面来透透气；有的许是因为泥土被水泡软，掘洞速度快了，一下子没收住脚，闯将出来；还有的或许是把阴云当成了夜幕，生物钟提前，钻出地来，想看看外面的世界……总之，盛夏的雨后，我常常会在傍晚之前捡到一些湿漉漉的“泥猴”。

捉来知了猴，我喜欢把它们放在蚊帐里，看它们神奇变身。它们会擎起前爪，勾住蚊帐努力向上爬，有的爬进角落，有的爬到一侧，还有的会爬到蚊帐顶，然后就一动不动挂在那里坐禅。常常，在如豆的煤油灯光里，我躺在床上，看它们龟着身子栖于蚊帐上，如老僧入定般纹丝不动。看着看着，往往我都快睡着了，它们还依然如故……

早上起来，蚊帐里的知了猴不知何时已变成了“金蝉子”。之前土褐色的外壳扔在了一边，露出一身锁着金边的黑亮盔甲和一对修长透明的薄翼，两个大前爪不见了，变成了细长的指爪，两眼有神，背肌发达，敦实有力——原来那个佝偻身子的丑老头遽然化身为一个壮而秀美的帅小伙。

这样的变身我观看过多次，但几乎没撞上一次它们的蜕变“戏法”。每次看着蚊帐里那些七上八下的蝉蜕和它们的新妆容，我都会疑惑不解：也许，有光亮，或者有人在身旁，它们无法蜕变吧？

直到有一次清晨到菜园浇水。椿树下的芸豆架上，曦光中有一只知了正在破壳而出——它的身体不住地颤抖、战栗，背部逐渐隆起，已经从旧躯壳里拱了出来。看上去，它的样子非常痛苦。

开沟，挖沟，放水，堵水……我手忙脚乱地引着溪水，一畦畦菜地浇过去，早把观察知了的事情忘到脑后了。等到忙过一阵，赶回去时，它的戏法已经变完了——一只粉白淡绿的知了正趴在蝉蜕上方的芸豆叶上歇息呢！把知了撮到手上，它的身体软软的，娇弱稚嫩，柔若无骨。

我把它攥在手里，继续引水浇地，一边改沟，一边时不时瞄一眼手里的知了。晨曦中，它的颜色肉眼可见地渐渐变深，从粉绿到粉黄，到淡灰，再到淡黑，最后全部变成了荧光黑，头背、胸腹还点缀着一些金色斑纹。随着颜色的嬗变，它的躯壳也慢慢变硬，变得越来越挺脱，身体也越来越有力气了，开始在手掌心不住抖动、挣扎，以至于扭着身子吱吱大叫起来。

我摊开手掌，它已经完全变成一只成年的知了了。只是，因为被我一直攥在手里，它的翅膀没法舒张，有一只翅尖的位置有点儿皱缩。它抖抖身子，从我的手心径直爬上手指，振一振翅膀，竟然歪歪斜斜地展翅飞走了！

它落在菜园边的那棵大椿树上，然后顺着树干往上爬，爬到一侧枝头，迎着朝阳鸣叫起来。我望着它的方向，一边听着它放声歌唱，一边有点儿怅然若失……

岁岁蝉声似旧年，只是回忆已惘然。捉知了猴的人换过一茬又一茬，儿时的那只知了仿佛还在耳边长鸣，而人生一转眼，几十年已经飞走了。就像现在，我听着这远远近近的蝉鸣，禁不住有一丝怅然……

## 【匆匆那年】

## 估分

□卢兆盛

多年前，高考结束后的估分，是每个考生必须要做的一道“题外题”，也是下一步填报志愿必须过的一个“坎”。分数估得准不准，直接影响填报志愿的精确度。

1979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，考完后自我感觉良好。几天后，学校组织考生估分填志愿。那时不像现在，一科刚考完，标准答案就出来了，考生估分自然准多了。那时的标准答案出来很晚，任课老师们得先自己做题目弄出答案，再让考生估分。

理科估分相对容易一些，毕竟多为计算题；文科主观题太多，估分也就难度更大，有的答案老师自己都拿捏不准，没有多少把握。尽管我这个文科班所谓的“尖子生”是在老师重点指导下估的分，但毕竟已离高考时隔数日，当初有些答案已经记不清了，而我当时却很自以为是，就凭着有些模糊的印象，最后给自己估出总分——310分。

老师们都说如果真的考上这个分数，那读个大专绝对十拿九稳，看来我这个本届文科唯一大专“种子选手”没有辜负众望，他们为此倍感欣慰；很多同学都羡慕极了，提前向我表示祝贺；父母、弟妹以及亲戚们更是为我感到高兴和骄傲。我也沉醉于自己估出高分数的喜悦中，欣欣然，飘飘然，憧憬着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的美好情景，甚至好几次梦见自己走进了那陌生而美丽的大

学校园……

然而，我高兴得太早了，美梦很快破灭。半个多月后，成绩出来，我的总分令人大跌眼镜——246分，比估分少了64分！刚够中专分数线(240分)，离大专录取分数线还差一大截。雪上加霜的是，省里复核分数时，又被核减了6.5分。结果，那年我仅因0.5分之差而名落孙山。

落榜后的那段日子，我度日如年，羞愧难当，走路都不敢抬起头来。分析自己估分过高的原因，除了没有完全准确的标准答案外，自己的骄傲、轻狂与浮躁也是主要原因。时值酷暑，正逢“双抢”，我每天起早摸黑，下田帮父母干活，割禾、打谷、薅秧、插田……企望用自己的汗水洗刷高估分数带来的耻辱，用艰辛的劳作减轻父母的负担。开明豁达的父母不仅没有半句责备，还经常开导、安慰我，支持我复读再考；班主任也捎来一封信，要我开学后马上去学校报名插班。

匆匆又是一年。我再度迎战高考，再次估分。有了前车之鉴，我少了许多浮躁，多了几分冷静。尽管估分的方式与套路还是和头年一样，但我力求在“精准”二字上严抠细琢，结果估出的总分数和实际成绩相差不到10分。

当即将告别又一个酷暑之际，我在村旁田头接过邮递员送来的一所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，泪水混着汗水，滴到牛皮纸信封上……

（本文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）

## 【舌尖记忆】

## 夏日凉粉香

□邵伟

“清风徐来扬素裳，东坡凉粉醉人香。”炎炎夏日，阳光如金，此时一碗凉粉，犹如一抹清凉的晚风，轻轻拂过心头，给人带来无尽的惬意。

一碗凉粉，便是人间至味，每每品尝，皆觉人间值得。早在北宋时期就有“细索凉粉”的记载。每当盛夏来临，除了冰镇清甜的西瓜外，人们自然会想起那丝丝滑滑、清凉可口的凉粉来。

“红蓼梢头涨碧波，黄瓜凉粉一舟拿。”凉粉的美味不仅在于它的口感，更在于它所蕴含的那份悠然与宁静。

记得儿时，每逢酷暑，母亲总会亲手做上一盘酸辣可口的凉粉，为我们驱散恼人的热气。那时的我们，坐在屋前的槐荫树下，捧着母亲端来的凉粉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凉粉的制作并不复杂，但需要足够的耐心和细心。母亲将豌豆淀粉和水混合，搅拌均匀后倒入锅中，用小火慢煮，待淀粉变得黏稠，便

可起锅装入盆中冷却，这白嫩如玉的凉粉就算制作成功了。

“黄瓜凉粉趁墟船”，调料是凉粉的灵魂。蒜末、醋、酱油、辣椒油，再取两根青嫩的黄瓜，切丝拌入。每一味都恰到好处，使得凉粉的味道层次丰富。青嫩的黄瓜丝又点缀了凉粉的色彩，既加味又添色。尤其是那辣椒油，红彤彤的，辣而不燥，让人欲罢不能。

白嫩如玉的凉粉，被母亲装在这大青花瓷盘中，一口气吃下两三碗我都不觉得腻，母亲见状总会笑着说：“慢点吃，还有很多呢。”

现如今，生活在林立的高楼之间，虽然享受着空调送来的凉爽，却少了那份清闲的宁静。回想起昔日那润滑、凉爽、入口即化的凉粉，早已成了舌尖上最美的一种回忆。能回到故乡，吃上一碗母亲亲手做的凉粉，于我更是一种绵长的期待。

（本文作者系广东省中山市某小学教师。）